# 文史资料选辑

## 第三十一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China

# 目　录


**开明旧事—我所知道的开明書店**……宋云彬（1）

**留英記** ……贲孝通（31）

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……潘光旦（66）

**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** ……林斕儒（109）

沪江大学始末簡記 ……刘王立明（120）

記北平新学联 ……中大荣（136）

解放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 ……关瑞梧（155）

**新华信托儲蓄銀行沿革** ……朱錫祥（167）

从成都商业銀行看解放前金融业的畸形异象　米庆云（187）

大成紡織染公司与刘国鈞 ……朱希武（210）

国貨陈品所始末 ……紀　华（221）

**康有为晚年講学及其逝世之經过** ……任启圣（237）

康南海史料商榷 ……王益知（247）

記北京飯店 ……邵宝元（257）

北京电車公司見聞回忆 ……刘一峰（264）


## 質疑·补充·訂正


閱讀«文史資料选輯»的管見（校訂和补充）……徐一士（290）

关于«中村事件眞相»的补充……谷崴寰（298）

关于章嘉代表少数民族的問題……郭清德（300）


China

对«魏洽卿的一生»的补正……赵晋卿(300)
对选輯第十七輯、二十輯中三文的几点补正…范予遂(303)
有关黄百韬史料的补充……岳星明(304)
对«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謀»
　的两点訂正……张宣武(306)
有关段英被杀的一点史实……永蓮香(307)
关于"广德、泗安的防御战"的再加訂正和补充…张宣武(308)
蕭忠貞不是改組派北平負責人……萧　凯(312)
对选輯二十四輯三篇的补充和訂正……黎照寰(313)
对«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»的訂正和补充……任启圣(316)
对«护法軍政府海軍始末»的几点意見……陈文会(318)
关于周学熙、楊味云和华新紗厂資料的补充…夏少泉(320)
对选輯二十四輯的四点补正……李文杰(323)
对«張靜江事迹片断»的訂正……許炳堃(324)
"中央农业实驗所"創立的經过……邹秉文(325)
对«万木草堂回忆»的质疑……李文杰(326)

# 开明旧事

## ——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——

宋云彬

### 一 前 言

解放以前，全国有六家大书店，就是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、大东书局、开明书店和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。①解放以后，正中书局当然不存在了，世界、大东也相继停业，

① 这六家书店，其中五家是民营的，它們都出教科书，平时为了推销教科书，互相倾軋，互相排挤，竞争得很厉害。等到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正式开張，它也出教科书，有官方做后台，五家民营书店都怕它倚仗政治势力，在推销教科书方面，会不擇手段地乱搞起来。世界书局經理陆高谊提出建議，自己內部先实行休战，团結起来，然后把正中也拉进来，六家书店形成一个集团，合理解决分配銷行教科书的問題。商务的王云五和中华的陆費伯鴻都贊成。由陆费伯鴻出面，邀商务、世界、大东、开明和正中的負責人，到南京湯山开了一个会。从此这六家书店形成一个集团。六大书店这个称号就是这样来的。这个集团的形成，起初原是五家民营书店借此来束縛官方的正中书局，但实际上却形成了书业托辣斯，从此这个集团以外的别家书店，就休想出版教科书。例如北新书局也是出了几种教科书的，只因陆費伯鴻他們不把它放在眼里，沒有邀它参加这个集团，后来北新出版的教科书，銷数就微不足道了。

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开明书店于1953年跟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。

谈到开明书店，它的资本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三十万元，远比不上商务、中华。出版物的数量也不多。但是，由于它的服务对象的明确，对出版物质量的重视，更由于在政治上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，始终坚持中间偏左的立场，所以它在当时被公认为是一家比较进步的书店，在六家大书店当中，一般人都把它跟商务、中华看作鼎足而三的。固然，讲到进步性，开明又远比不上生活书店，但生活书店的性质究竟跟开明们所不同，不必强拉在一起作比较。

商务创立于戊戌政变前后，中华创立于辛亥革命时期，而开明则创立于五四运动以后，各有它的历史背景。尤其是开明的产生，完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。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人提出妇女问题来討論，那么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錫琛先生，就不会因为談新性道德和办《新女性》杂志而被商务印书館解职，他将一輩子在商务当个編輯；而同时在五四以前，象开明这样的新型书店根本办不起来，即使办起来了，也不可能发展，更不可能长期存在。现在开明早已跟青年出版社合并，"开明书店"这块牌子不存在了，应該有人把它的历史記下来。我只能写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，不够全面，聊供参考而已。

## 二　从《編者附白》說起

鲁迅《集外集拾遺》中有一篇題目叫《編者附白》的短文：《葬原》所要討論的，其实并不重在这一类問題。前面登那两篇文章的緣故，們在无处可登，所以偶爱給他登出。但因此又不得不登了相关的陈先生的信，作一个結束。这回两篇，是作者見了"《現



China

代評論»的答复，而未見«莽原»的短信的时候所做的，从上海寄到北京，却又在陈先生的信已經发表之后了，但其实还是未結束前的話。因此，我要請章周二先生原諒：我便于詞句間換了几字，并且将«附白»除去了。大概二位看到短信之后，便不至于以为我太专断了罢。”«魯迅全集»的編者又加了个注釋：“本篇发表于1925年6月5日«莽原»周刊第七期章錫琛«与陈百年教授談梦»和周建人«再答陈百年教授»两文之后。”

驟然讀了这篇短文章，誰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，更誰也不会想到这跟后来开明书店的創立有关系。«魯迅全集»編者所加的注釋，也沒有說明問題，現在我給它疏証一下。

五四运动以后，商务出版的几种期刊如«东方杂志»、«小說月报»、«妇女杂志»等，都不能不革新內容，以迎合潮流。«妇女杂志»是由章錫琛主編的，特别在1925年1月出了一期«新性道德号»，載有章錫琛写的«新性道德是什么»和周建人写的«性道德的科学标准»。他們认为无論男子或女子，都不妨一个人同时跟两个人以上談恋爱，只要“本人的意志如此而不損害他人时，决不发生道德問題”。这种議論，現在看起来，原不过是西方資产阶級自由主义者的一些陈腔濫調。章錫琛先生也說：他們是从罗素的«社会改造原理»、«到自由之路»，加本特的«爱的成年»和爱理斯的«性的心理研究»等书里“燒香”来的。可是那时候的新旧卫道者們，却把这种議論看作洪水猛兽，羣起而攻。首先是«晶报»，說他們教坏了青年，接着是«时事新报»的报屁股«青光»，說他們提倡男子多妻，女子多夫。“晶报»和«青光»的攻击，不起什么作用，因为«晶报»是一批“黑幕派”搞的充滿低級趣味的小报，本来不被人重視，而报屁股上的文章也是无足重輕的。可是不久陈大齐也



China

在«現代評論»(第十四期)上发表文章，題目叫 «一夫多妻的新护符»，硬說他們提倡一夫多妻。陈在当时是个名教授，为胡适等所吹捧，又在«新青年»上发表过文章。他一站出来說話，影响就大了，使得章周两位不得不写文章答复。可是文章寄給«現代評論»，«現代評論»却給它压起来不发表，写信去問也不答复，他們只好把文章抄寄給鲁迅先生主編的«莽原»，很快就登出来了。后来«現代評論»(第二十二期)也把章周两位的文章发表了，不过是登在通訊栏里的，同时还登了陈大齐的复信。章錫琛又写了一篇«与陈教授談梦»，周建人写了一篇«再答陈百年先生論一夫多妻»，在«莽原»第七期上发表。

这样一疏証，大家可以明白«編者附白»里讲的是什么一回事了。

## 三 «新女性»的刊行和章錫琛的被商务解职

那时候，商务的总編輯是王云五。王云五为了討好«現代評論»派，1925年8月，把章錫琛調到国文部当編輯。从9月份起，另由杜就田主編«妇女杂志»，«妇女杂志»就一变其原来面貌，专門談些怎么样給孩子喂奶和怎么样做鸡蛋糕等等，因此銷数一落千丈。錫琛的同事郑振鐸、胡愈之等都为他抱不平，慫恿他另編一种月刊。經大家商定，取名«新女性»，用新女性杂志社名义发行，由錫琛的朋友吳覺农出面当主編和发行人，发行地址就在上海宝山路三德里吳覺农的家里。王云五老羞成怒，就在这年年底，送一封辞退信給錫琛，請他"另行高就"。

商务辞退职工，照例給一笔退俸金。錫琛服务十四年，有一二千元退俸金可以拿。振鐸又介紹他在神州女子中学教几点钟



China

課，他每月有了一定的收入，就拿这笔退俸金作本錢，用妇女問題研究会名义，編印妇女問題研究会丛书，如«妇女問題十讲»、«新性道德討論集»之类。振鐸又把文学研究会的«文学周刊»和文学周刊社丛书交給他們刊行。书愈出愈多，銷路也好，可是几千元的資本感到不足了，錫琛就向他的胞弟錫珊討救兵。錫珊原在沈阳商务印书館分館当会計。他这个人勤儉朴素，积蓄了一点錢，又富于事业性。錫琛向他借錢，他感到自己依人篱下，不是久长之計，就决定辞了职同他老兄合办一家兄弟书店。他在回上海以前，荐了一位叫孙怡生的来管发行事务。1926年8月間，就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六十号挂起一块"开明书店"的牌子来了。

## 四　从兄弟书店到股份有限公司

那时候的开明，既然是一家兄弟书店，資本少，不过四五千元；工作人員也少，一共不过四五个人。除了章錫琛兄弟而外，担任編校等工作的有赵景深、錢君匋、王蘊史（女）和索非等。錢君匋是个美术家，每种书的封面都由他設計，因此开明出版的书有一种独特风格。后来别家书店也漸漸注意到封面設計，但开明确是开风气之先的。索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，思想不健康，但年青力壯，干勁十足。他除了看稿、校稿，还要跑印刷厂，有时候还帮助做飯。开明的业务发展很快，不到一年光景，六十号这一幢originally作住宅、宿舍、編輯所、发行所的房子，已經不够展布了，又租了隔壁六十四号的房子。編校方面也添了人，如王伯棠、汪曼之（女）和陈云裳（女）。（她后来改名陈英，解放后在科学院工作过）等。出书的方向也漸漸有所改变，关于妇女問題的书少出了，文学书和青少年讀物增多了，还出版了几种属于数、

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理、化方面的中学教科书。此外丰子愷、錢君匋等搞的不少种歌譜，在靡靡之音普遍流行的当时，起了整风作用。而章錫琛設計的«活叶文选»受到学校教师和广大讀者的欢迎（后面还要詳細讲）。«新女性»杂志后来就停刊了。立达学会同人夏丏尊、刘叔琴、方光燾、刘熏宇等編輯的定期刊物«一般»由开明出版。

1928年，由夏丏尊、刘叔琴、杜海生、丰子愷、胡仲持、吳仲盐等发起，改組为有限公司，資本五万元。1929年，公司正式成立。1930年增資五万元，1931年增資十万元，1933年增資五万元，1936年又增五万元，共計股本三十万元。經理先是杜海生，章錫琛自任协理。发行所先从宝山路搬到望平街，又从望平街搬到福州路，跟中华书局对面，儼然一家大书店了。

編譯所也搬过几次場，先从宝山路搬到兆丰路，再从兆丰路搬到梧州路，租了一家絲厂的大厂房，前面做編譯所、总办事处和貨房，后面是美成印刷厂。① 編譯所长是夏丏尊。主持編輯工作的有叶圣陶、王伯祥等。那时候，开明已經确定以出版中学教科书② 和中学生課外讀物为主要方針（直到全国解放，这个方針始

① 开明自己沒有印刷厂。美成印刷厂是由章錫琛的小舅子吳仲盐发起的，也是股份有限公司，仲盐是大股东兼經理。这家印刷厂事实上就是开明的印刷厂，专門排开明的出版物，不接别家出版社的印件。只有一次是例外，那就是排曹秋白同志的遺著«海上旅行»，打成紙型，由魯迅先生托人带到日本去印刷裝訂。魯迅先生为了这桩事情，亲自到美成去过几次。抗日战爭起来，美成全厂被燬，仲盐的家产也搞光了，回到乡里，郁郁不乐，就在抗战时期生肺病死了。

② 开明为了提高它在教科书竞銷市場中的地位，于1932年出版过几种小学教科书，其中語文課本，叶圣陶写課文，丰子愷画插图，可称双絕。可惜小学教科书一向被商务、中华、世界壟断着，开明无法跟它們竞銷，后来只好不印了。



China

終保持，沒有什么改变)。夏、叶两位先生在青年讀者当中有极高的威信，他們自己編写的几种指导青年語文学习的书，給青年們的帮助很大。圣陶是个文学家，也是个很好的編輯工作者。他的那种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风，給开明同人做出了好的榜样。

初期的开明书店，机构小，工作人員不多，都是一些趣味相投的朋友，沒有什么規章制度，也沒有严格的分工，完全是手工业作风，里面充滿一种温暖的气氛，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工作人員的工作积极性和事业兴趣性，不斤斤計較工作时間和报酬。剛改組成为有限公司的时候，还保持着这种作风，但不久情况就改变了。大約从1933年起，开明开始拟訂各种規章制度，陆續公布。这些規章制度，大部分是从商务那里抄来的，多数由丁曉先草拟，經会議通过。婶学夫人，学得个四不象。那时候总公司一共只有一百多个工作人員，組織系統却分为三个处所，一个室，十八个部，三十三个課和四个委員会。职工每天上下午签到，曠工照扣薪水。还有其他各种章則。这样一来，过去的那种温暖气氛，給一扫而光了。那时候，我已經进开明，我跟錫琛談过，我說这样做有利也有弊，其弊在容易挫伤同事們的积极性。但錫琛他們的看法跟我不同，据說这样做完全合乎資本主义发展規律云云。本来呢，为了严緊内部組織，搞好分工合作，定一些規章制度，也是需要的。但必須結合实际情况，顧到开明的特点，考虑到如何保持那种优良傳統，如何发揚同事們的工作积极性。然而錫琛他們全不考虑到这些，一味看商务、中华的样。錫琛也沒有想到象叶圣陶为什么要从商务跑出来，做开明的編輯。当时开明的大多数同事，对錫琛他們这种搞法是有反感的。不久，圣陶就



China

在他的故乡苏州盖了几間房子，全家搬了回去。他虽然沒有脫离开明，但不是天天上班，一个月只来上海一两次了。

随着业务的开展，机构的扩大，各地分店的增設和人員的添加，也給开明带来了一些困难。首先是經济上的困难。大概也是一种規律吧，出书愈多，营业愈发展，愈加感到錢不够。开明沒有自己的印刷厂，不能用机器向銀行押款。調度款子原是經理杜海生的責任，但后来杜海生辞职了，由章錫琛当了經理。錫琛原是搞編輯的，跟金融界不曾打过交道，因此又請了一位范洗人当協理。范虽然有办法調点款子，但也不多。所以当时开明表面虽然生意兴隆，內部却常天天过年卅夜。再加当时应付国民党反动派，更是一种棘手的事情。开明先后出版了好几十种中学教科书，这些教科书必須經当时的教育部审定，才得发行，那就不得不跟南京的官方虛与委蛇。开明出版的文学书，如茅盾、巴金和其他进步作家的創作，以及翻譯的高尔基的作品等等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，都是非常討厌的，总要用种种方法来刁难。茅盾的《子夜》就受到过刁难，以致不得不在第二版作了一些删节。还有两种定期刊物，《中学生》和《新少年》，常常要受到所謂"图书杂志审查委員会"的刁难。因此，当經理的人又不能不跟上海的官方虛与委蛇。这些应付极不容易，自己必須有一条界綫，突破了这条界綫，那就无异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。我記得有两桩事情，开明应付得相当好。一桩是沈端先(即夏衍)譯的高尔基的《母亲》被禁售，他們把"孙充端"改为"沈瑞先"，《母亲》改为《母》，仍然继續印行。一桩是郭老(郭沫若)的《离騷今譯》，里面有"党人之嬉乐"一句，审查老爷认为是暗駡国民党，不給通过。章錫琛就质問他們："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經有了国民党？"問得他們哑口无言，只

好通过(但出版以后，他們还是在暗中查禁)。

而不久，抗日战爭爆发了。

## 五　抗战时期和解放前后的开明书店

抗日战爭爆发，开明总厂被燬，資产損失达全部資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

开明的两位主要負責人章錫琛和夏丏尊，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不关心时事。因为不关心，对时局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。丏尊不相信会出現长期抗战的局面。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說过："中国从鴉片战爭以来，沒有认眞跟帝国主义者打过一次仗，目前这个坏政府，更不会眞正跟日本打起来。"(我覺得夏先生这句話只說对一半。他看透了蔣介石不会眞正抗战，却沒有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之下，全国人民同仇敌愾，坚决要求对日抗战，蔣介石为形势所迫，不敢公开降敌，就有打起来的可能。)錫琛呢，他虽然不是絕对不相信会打起来，但他把租界看作安全地带，以为梧州路是租界，即使打起来，也不会在租界中作战。他还有一种奇怪想法，认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关头，我这点小小事业算得什么。有一次我問他开明作了什么准备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回答我的。現在回想起来，如果章夏两位警覺性高一点，看得远一点，事先作了相应的布置，开明的資产損失不会到百分之八十以上。

8月10日，南京的"教育部"召集上海各书店經理到南京去开会，宣布战爭不可避免，要各家赶快把机器和各种重要物資搬离上海，說政府已經在武昌安排設厂地点，还撥定了运輸船只，叫各人回去立刻动手搬。他們都信以为眞。章錫琛第二天回到上



China

海，就准备搬动。但那时候上海所有企业和居民都忙着搬場，运輸車辆非常缺乏。开明自己沒有一部汽車，靠临时雇大車搬貨，一天搬不了多少，拆卸机器更加无法，只得听天由命了。可憐美成印刷厂的大股东吳仲盐，他的全部家产差不多全擱在这个厂里了，他哭丧着臉对我說："机器搬不动，要搬也得花上万把块錢，美成沒有这笔現款，只好听天由命。炮声一响，我准备坐在机器旁边，跟机器共生死！"

"八·一三"炮火响了。开明响应国民党的号召，准备迁往武汉。国民党原来答应給他們准备好运輸船只，可是等到要搬的时候又推說运兵忙，沒有船只可撥，經过許多的爭吵，总算弄到了两条船，分两批开走。第一批运的是紙型、书籍和紙張，先用民船从內河运到鎮江，在鎮江上英国輪船运汉口，总算安全到达。（押运这批紙型和书籍的是許冠行同志，他在从上海到鎮江的半途奔牛地方，遭到敌机轰炸，差一点送了命。）第二批运的几部机器（向美华印书館借的），还有紙型、书籍、紙張、油墨等等，沒开航，就被日軍劫走了。章錫琛亲自到武汉去布置一切。那时候南京政府在武汉設有办事处，但什么都沒有准备，要他們实踐在南京时的諾言，毫无办法。錫琛天天到办事处去交涉，别家书店也派人在武汉，也天天去交涉，大家都气破肚子，不再相信国府，认为武汉也一定要放弃。錫琛接到第二批貨物被敌人劫走的消息，又接上海电报，說店屋因欠房租，房东已經起訴，要查封閉，他就回上海了。从此他就住在上海，直到抗战結束。夏丏尊也一直住在上海。日寇侵入租界后，他們曾經給敌人抓去关过十多天，靠內山完造（日本人，內山书店的老板）援救，才放了出来。



China

淞沪之战坚持了三个月，不久南京淪陷。南京政府搬到武汉，长期抗战的局面已經形成了。那时候，叶圣陶全家迁重庆，范洗人和章錫珊也到了重庆。我和同事傅彬然，战爭一爆发就离开上海，各回自己的家乡。后来我和彬然都参加郭老領导的軍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。武汉淪陷，我們都到了桂林。那时候，所謂"文化人"大部分聚集在重庆和桂林两地。上海的科学印刷厂也搬到了桂林，桂林的印刷条件比重庆好，我們向开明建議，先把《中学生》恢复起来，改名为《中学生战时半月刊》，叶圣陶主編，彬然和我做实际編輯工作，于1939年5月在桂林复刊。后来章錫珊、范洗人先后到了桂林，在桂林設开明总办事处，范洗人当总經理，重新組織董事会，我和彬然都被选为董事。但事实上我們早已脫离开明，我和彬然都参加了桂林文化供应社的工作，跟开明的关系只不过藕断絲連而已。1943年，彬然重回开明，离开桂林，到了重庆（开明編譯所在重庆，由叶圣陶主持）。我仍留在桂林。下一年8月間，我狼狽地帶了家眷从桂林逃到重庆，后来又到昆明待一个时期，1945年10月間又回重庆。1946年2月間，开明总处全部由重庆迁回上海，我因为跟开明已經毫无关系，沒有回上海，到桂林走了一趟，又到武汉，再轉香港。那时候桂林文化供应社也迁香港，我还是給文化供应社做点工作。1949年2月間，圣陶和彬然都从上海来香港，我們同坐輪船到烟台，由烟台轉北京，参加教科书編审委員会、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籌备工作。上海是1949年5月間解放的，不久，开明的朋友們如范洗人、章錫琛兄弟和王伯祥等先后来到了北京。那时候，夏丏尊先生已于三年前去世，錫琛实际上也已經脫离开明。我对那时候的开明的情况，不甚了了，只記得1950年出版总署批准开明书店与国家合

作，他們召开过一次干部会議，向出版总署作了报告。到1953年4月間，开明跟青年出版社合并，改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，“开明书店”这块牌子就不存在了。

## 六　两本暢銷书«爱的教育»和«开明英文讀本»

开明书店有两本暢銷书，一本是夏丏尊譯的«爱的教育»，还有一本是林語堂編的«开明英文讀本»。

«爱的教育»原著者意大利人愛米契斯(E.Amicis)，讲感情教育，也有点爱国思想(爱米契斯的教育思想是不健康的，这儿且不作批評)。夏先生从日文轉譯，陆續在«东方杂志»发表，后来編入文学研究会丛书，由商务作为版稅书印行。夏先生在报上看到«爱的教育»出版的广告，兴致勃勃地跑到商务总发行所(門市部)去买，买不到。問为什么报上已見广告而书却买不到。店員傲慢地回答說：“我們这儿书可多哩，誰知道！”夏先生气极了，就要跟商务解除出版契約，又怕商务不答应，先要求把著作权出让，故意提高价格为二千元(約每千字二十元，这是当时所沒有的高价)，商务当然不答应，商定到初版卖完为止，取消契約。他就把这本书交給开明出版。哪里想得到，这本在商务滯銷的书，到了开明书店，竟会銷数大增，各地小学校都采用作課外补助讀物，十多年中，印了将近一百版吧，夏先生前后得到的版稅，超过了他向商务要求的稿費十倍以上。所以虽然只是这么一本书，却跟开明的业务发展大有关系。

普通一本书，无論銷路怎么样好，总不及教科书，所以书店从来不肯让教科书的編者抽版稅。但商务却有一个例外，周越然編的«模范英文讀本»是抽版稅的。周越然原想卖稿給商务，商务



China

不肯出高价，允許他作为版税书出版。不料一出版，全国絕大部分中学校都采用，周越然陆續抽得几十万元版税，他就盖洋房，买古书，面团团作富家翁了。林語堂看了眼紅，也想編一本来搶周越然的生意。現在大家都知道林語堂是个极端反动的家伙，但在那时候，他的反动面目还未完全暴露，他原是北大教授，跟魯迅先生和孙伏园先生等都有往还。1927年，他在武汉政府外交部当秘书，武汉政府垮台以后，他准备在上海作寓公，不愿再当教授，也不愿干别的工作，想編一部中学英語課本，象周越然那样，靠抽版税起家。他就托伏园代向书店接洽。伏园当时最接近的书店，只有北新书局、开明书店两家。他先跟北新接洽，因为林語堂提出的条件是双方訂立契約后，每月預支三百元，将来在版税当中分期扣还，北新当然不能答应。他又去向錫琛試探，以为会同样落空，不料錫琛居然一口答应了。那时候开明的資本不过四五千元，每月营业額至多也只有四五万元，答应每月支出三百元的預支稿費，不能不說是带有一点冒險性的。听說为了这件事，錫琛的老弟还跟他鬧过一場呢。最近伏园跟我讲起这件事，他說当时林語堂对他說："章先生既然答应了我的要求，我决定在上海住下来。"他就在静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，买家具，装电話，还买了一部汽車。这儿附带說明一下伏園跟开明的关系。伏园跟錫琛同学兼同乡，开明的創立，伏園帮了不少忙，最初挂在宝山路外面馬路上的那块牌子，还是伏園写的字。

林語堂在着手編課本之先，每周在上海的英文《字林西报》上发表文章，批評現行的各家的英語課本，把它們批評得体无完肤。这是一种极巧妙的宣傳方法。他又托錫琛請丰子愷同志給課本画插图，允許从自己版税中分出百分之二的数額給子愷。林語

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